



加拿大国会听证会 再揭活摘黑幕



【明慧网】隶属于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国际人权委员会于二零一三年二月五日, 在渥太华国会大厦进行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听证会。加拿大著名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报告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回答了议员们的提问。乔高在发言中, 讲述了从一九九二年法轮功在中国传出, 到中共党魁

江泽民出于妒嫉, 决定根除法轮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中共正式禁止法轮功, 从此发动了一个持久的暴力迫害运动。他说: 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诉求, 在过去十四年的所有诉求只是停止迫害。乔高说, 许多修炼者每天在劳教所里遭到各种迫害等。期间, 法轮功学员成为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器官的价格被张贴在中文网站上。

自二零零一年以来, 数万名法轮功学员被谋杀, 他们的器官被贩卖给中国和国外的病人。“麦塔斯和我得出结论: 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间, 四万一千五百个移植器官的来源唯一合理解释是来自法轮功学员。”

母亲的神奇康复令医学专家震撼

【明慧网】母亲患糖尿病八年, 三年前脑梗第一次发作致使左侧肢体行动不便。二零一二年五月母亲脑梗二次发作, 深度昏迷、大小便失禁。因此按照此类病症发病规律做出了权威医院的人性化建议: 一、不要抱任何希望(此类病例无救); 二、准备后事; 三、即便奇迹出现, 生命延续下来, 常规病例将进入无意识状态(植物人), 即便个别病例最终恢复意识, 但也为高位截瘫……。

我们能给母亲做的只有将师父讲法录音在她耳边循环播放。

在医院重症监护的第三天, 母亲的意识竟然逐步恢复, 同时用已经丧失语言功能的喉音反复含糊的重复着什么。对于处在危重状态中的母亲来说, 此时想要极力表达的一定是一生中最重要的, 或许是最后的……。想到此, 我与父亲反复用我们能够理解的口型、听到的节奏音律复述给母亲, 等待她的确认。无数次的失败, 无数次看着母亲睁大的双眼……。最终, 解密成功。母亲对我们反复说的是: “九个字不能忘!” “九个字不能忘!”……。我和父亲激动的与她同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不久后的一天夜里, “高位截瘫”的

母亲四肢突然剧烈抖动……, 持续约半分钟, 间隔五分钟再次抖动。后经会诊确定为癫痫, 医学解释为大脑异常放电。但随后的病情并没向着癫痫发展, 因为医生所称的“癫痫”仅发作了一个周期, 共计不到十分钟。但第二天清晨奇迹便再次降临, 高位截瘫、毫无神经反射的母亲, 开始自主运动手指、脚趾……。

随后的日子里母亲逐步由脚趾运动、到腿部运动; 从手指运动、到小臂运动……。看着每天的变化, 主治医生都无法理解, 再次请来了军医大学的专家、教授会诊。母亲逐步康复的奇迹, 让他们瞠目伸舌、无法解释! 或许只有当他们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时, 才能理解奇迹真正的诞生的原因与过程吧!

原本以为母亲已经丧失运动功



能的医生安排母亲转入了康复中心。

在这里, 母亲需要从语言、吞咽、自主运动开始逐步重返社会。闯过生死关的母亲清醒后, 语言康复训练第一节课程, 医生要求大声讲话, 母亲大声发自肺腑的高声说道: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功能恢复后期右手训练写字, 第一次重新握笔的母亲用力写到“法轮大法好……”这一切都让医生和病友震撼了!

历经了八个多月, 现在的母亲, 本次脑梗后遗症影响全部消除, 并且还将第一次脑梗影响的左侧肢体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文/陕西大法弟子

一位原来在看守所、后改行到交警支队任职的警察, 他的妻子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甲的好朋友, 法轮功学员甲经常给她讲真相, 有一次她丈夫在家看到了法轮功真相小册子, 她丈夫开始一惊, 还没等她丈夫开口, 她就一股脑地说: 人家老李说了, 法轮大法是佛法, 保平安还不要吗? 你在交警那, 你现在又不管看守所的事, 以后叫你去也别去, 管好自己就好了, 不要再掺和迫害法轮功的事, 就好好在你这交警队待着吧! 平平安安比啥都好! 咱们图啥啊! 醒悟的警察丈夫说: 保平安, 要! 要! 要!

警察说:
要平安!

陕西渭南监狱残酷迫害大法弟子

【明慧网】渭南监狱是陕西省关押无期、死缓罪犯的重刑监狱，多年来一直被评为陕西省文明监狱，但在“文明”奖牌的背后，这所监狱却是陕西省唯一集中关押法轮功男学员并实施迫害的黑窝。

从二零零六年起，时任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王智雄、政委齐颖明就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强制“转化”。许诺“转化”后给予监护犯积分成绩上的奖励。由于这种鼓励政策使监护犯们不择手段地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残酷迫害。当时的十一分监区长李文生指示那时的宣传员白少杰（犯人）负责一手策划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具体手法是警察不出面，由白犯全权布置，挑选强悍人手，由三个监护犯包夹一个大法学员。规定：大法学员必须全天端坐板凳，“学习”诬蔑大法的文字与视听材料，时间为早7：30—晚11：30，大法学员中午不准休息；每一个半小时允许十分钟原地活动一次；如与警察谈话必须写出书面申请；不准出号子；不准看其它书籍；每天交一篇学习心得与思想汇报；不准与外人接触、说话、使眼色；做任何事包括上厕所都必须先得监护犯同意。监护犯每日对大法学员活动进行24小时详细书面记录。

二零零六年大法弟子张会普与贺亭毓被关在同一“转化”号，由六个监护犯包夹，墙上贴满咒骂大法的文革式标语，稍有不从或坐姿不合

“要求”便拳脚相加。不配合迫害的大法弟子一天几次被按倒群殴，并堵上嘴不准呼喊。据参与的人后来透露说，使用的办法有延长“学习”时间至凌晨一、二点；“拔筋”（被犯人抵在墙上抬起一条腿劈叉）；连续做几百个上下蹲；三伏天不准洗澡等等手段折磨虐待大法学员。白犯本人当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其他监护犯也都得到“改造积极分子”与积分成绩上的奖励。

二零零七年警察张中秋负责十一分监区的法轮功学员“转化”后，指使监护犯苏明英为其制定“转化”方案。苏犯多年来一直包夹法轮功学员，扭曲的心灵及变态心理使其在对法轮功学员手段上邪恶残忍，外号“畜生”。多年来十一分监区大法学员基本都被监护犯给戴上手铐坐板凳，名曰“戴铐反省”，如不配合则长期不予卸铐。

二零零九年大法弟子韩东晋在反迫害中多次冲出号子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几个监护人拖倒在走廊上，不分头脸地乱踢，然后又被拖入号子中继续用刑具毒打，一边打一边高叫“还敢不敢喊？”

大法弟子韩旭因抵制所谓“转化”，被幽禁在号子中长达四年不准出门，不准与外人说话接触，不准看书看电视，不准打电话，家信常被无理扣押，家属被警察刘根年告知，如不配合做“转化”就不准接见，亲戚



朋友寄来的汇款全部被监狱侵吞。

二零零九年三九天警察将其手脚铐在审讯室的铁椅上，门窗大开，几小时无人过

问，几乎把人冻僵。除十一分监区外，一分监区也一直积极迫害大法弟子，有抵制迫害的大法弟子经常被吊铐在院子的栅栏门上并遭警察殴打。

十六分监区（禁闭室）的小号也经常被用来迫害大法弟子。六、七平米的空间只能睡在地上，旁边即是冲水便池。白天被要求端坐在光秃秃的瓷砖地面上，身下不准有任何铺垫。冬天冰凉刺骨，夏天暑气蒸人，禁闭几个月也从不给放风，洗脸洗碗只能从便池中取水，每顿饭只有一个不到二两的黄米面窝头。

监狱内医院也常常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为抗议迫害而绝食的大法弟子常被犯人强行押至医院，警察命令犯人医生给大法弟子野蛮灌食。注射针剂为过期药品，治疗单上还常有莫名其妙的费用项目，而高昂的治疗费最后还向大法弟子个人索偿。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十一分监区大法弟子高寿海在历尽四年的残酷迫害中离世。

渭南监狱地址：714000 陕西省渭南市乐天大街118号

渭南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王培勤 (0913) 2065383、2065389

政委齐颖明 (0913) 2065398

陕西汉中市公安局政保科恶警周广全害人害己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二月十日】（明慧网通讯员陕西报道）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很多政府人员、官员、警察，在中共的驱使下，迫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者很多都遭到恶报，在天灭中共之时，做了中共邪魔的陪葬品。把这些遭恶报的案例曝光出来，是希望还活着的迫害者不要再稀里糊涂下去了，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吧。

勉县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周广

全，一心想借迫害法轮功往上爬，早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前夕，就开始主动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后，他跟踪监视法轮功学员，并命令法轮功学员随时向他汇报。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周广全得知当地法轮功学员邀请外地法轮功学员张振东来本地交流的消息后，立即上报省公安厅，伙同汉台区公安局政保科，调动几辆警车和十几名警察，包围汉运司汽车站，企图围

截张振东坐的长途车，未料张振东提前下车，警察扑了个空。周广全一气之下，绑架了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审问，闹的两城市鸡犬不宁。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周广全更加张狂，长期威逼法轮功学员单位与他配合，监视跟踪迫害。仅二零零零年，就绑架、非法关押三十多人次，并大额罚款供他挥霍玩乐。

二零零一年，周广全在一次宴会中，举杯喝酒时，突然中风倒地，花费大量医药费，至今走路一瘸一拐，嘴眼歪斜，害人害己。◇